

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

银剑金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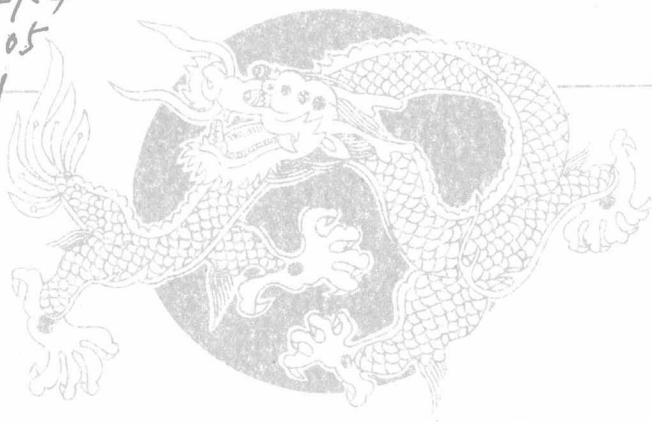
「台湾」古龙著

黄山书社

龍門



I247.4
205
1



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

银剑金刀

上

53819

古龙本名熊耀华

1937—1985

，原籍江西。古龙毕业于

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，是台湾著名新派武侠小说作家，闻名中外。他自1960年创作【苍穹神剑】、【情人、看刀】始，一生共写了近七十部武侠小说，影响巨大。其代表作有【快活】系列、【杀手】系列、【风云第一刀】、【绝代双骄】、【楚留香传奇】系列、【陆小凤传奇】系列等。



古龙*先生



第一章 旧创新痕

这一年，江南的天气特别奇怪。就拿苏州来说，夏天热得人透不过气来，雨水又少，到了十月份，还是只穿单衣，可是才交立冬，天气就突然冷了下来，不到三天，早上起来，就满阶是霜。立冬过后五天，下午天就阴沉沉地，北风呼呼，到傍晚时分，就开始下起鹅毛大雪来了。那么大的雪花，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没有见过。铺天盖地，天地间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。

这一场雪，足足下到第二天清晨，才停了下来。雪一停，又立即红日高照，但积雪已深到一尺来厚，到处银光闪闪，苏州地方文风本盛，自然有一般文人雅士，准备出城去赏雪，可是人们才出盘门（苏州城六个城门之一），便呆住了。

原来一夜大雪之后，积雪异常平整，连鸟爪狗脚印都不见一个，可是却有一个个极大的足印，印在雪地上。那足印长有两尺，宽半尺有余，却又是个单足，每隔一丈五

六尺远，便印有一个，有深有浅。试想天下哪有人的脚是这样大的？因此人人啧啧称奇，有的更道鬼言神，议论起来。直到中午，看的人越来越多，有几个胆子大的年轻人叫道：“不论是神是鬼，既然有脚印，总有个去处，谁有胆的，跟我们来，去寻个究竟！”

虽然白天红日，但响应的人倒也不多，吵了半晌，总算凑了十多个人，各自手中持了棍棒，循住足迹，向前走去。积雪极深，连道路都辨不出来，那大足印丈许远一个，一眼望去，竟像是没有尽头一般，有几个人走了几里，俱都气馁起来，又折回城里去了。一折回城中，众人自然围上来问个究竟，这些人不说自己没有勇气寻下去，倒装模作样，又说遇到了丈八金刚，又说遇到了大肚罗汉，胡乱说一通，即刻传开，苏州合城上下，俱都当是菩萨显灵，烧香拜佛，忙了个不可开交，倒叫香烛铺趁机赚了一大笔银子。这且表过不提。

单说那一行出城寻那足迹的十余个人，纷纷退回，到后来只剩下了两个人，一路行去，一看天色已晚，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，那足印却还在向前伸展。两人见看不出究竟，也就折了回城，自然也不肯承认自己徒劳无功，更约定了编造些活龙活现的神话，来骗人相信。

出城去探访的人，既然都没有结果，当夜又是一夜狂风，足迹也全被吹得没有了，这件事便成了一个传说。但是事实真相如何，当然是有人知道的。其中的一个，这时

正躺在一张雕刻精美的牙床上面，罗帐低垂。那房间陈设华丽精致，乃是小姐的绣闺，床上那位姑娘，虽然面色惨白，双眉紧锁，两手捧住隆然凸起的肚子，不断地低声呻吟，但是痛苦的表情，并不能使她那美丽的脸庞变成可怖，相反地更显得楚楚可怜，凄艳绝伦。

那间房间的陈设如此华丽，躺在床上的又分明是大家闺秀，看情形正将临盆生产，照理总应有人伺候才是。但却一个人也没有。那姑娘痛苦呻吟了几下，低声呼道：“桃儿……小桃！”那“小桃”像是丫环的名字，她连呼了七八声，却并无人回答。

这姑娘见无人答应自己，长叹一声，挣扎着撑起身来，腹中又是一阵剧疼，几乎痛晕过去，额上的汗珠，滴滴滚下。她刚想开口再叫“桃儿”时，忽听远远传来“拍”地一声巨响，吓得她猛地一震，不禁又颓然倒下。

那一声巨响，是来自这所巨宅的大厅中。此时，厅上一个身材高大的秃头老者，面色红润，顶门光亮，手中持着一根金光闪闪的熟铜棍，怒气冲天地坐在太师椅上。他身旁的一张紫檀木八仙桌，已碎成一片一片，正是刚才被他一棍打碎的。在他面前，跪着一个妙龄丫环，正在簌簌发抖，道：“我真的并不知情！”

那老者大声出了几口气，吹得颌下那蓬花白胡子，如为狂风所拂一般，大声喝道：“混帐东西，你不知情，谁知道？贱人只得你一个贴身丫环，你若不从实说了，立时叫

你成为棍下肉饼!”说着，那粗逾儿臂，长约七尺的熟铜棍，在地下用力一顿，“叭”地一声，地上青砖，顿时裂成数片。

那丫环抬起头来，看她样子，吓得面都青了，嘴唇动了几动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却嘴唇一抿，斩钉断铁地道：“我确是一点也不知道!”

老者“哼”地一声，那蓬胡子，突然根根倒竖，宛若刺猬一般，手腕一翻，熟铜棍带起“呼”地一声，直翘了起来，在空中微一停顿，便向丫头“刷”地打了下去。照刚才那老者一棍能将一张紫檀木的八仙桌打成粉碎的力道来看，那一棍若砸实了，不要说是一个纤细的丫环，即使是一只石头狮，也要被他砸成片片。

但就当熟铜棍电光火石般地下压，离那丫环头顶不过两尺光景的时候，厅堂的大梁之上，突然响起了一阵狂笑。

那笑声震屋宇，会家耳中，一听而知道是一个内外功俱臻火候好手。那老者不禁一怔，手上也慢了一慢。就是在这慢之间，一溜黑光，自梁上激射而下，“铮”地一声，刚好击在熟铜棍上，将熟铜棍击得向旁歪去，同时“当啷”一声，那黑光跌落地上，原来是一枝铁铸的拐杖。

那老者一见，便脸上变色，但旋即恢复镇静，抬起头来。只见梁上坐着一个衣饰破褴，满面于思的穷汉子。一条大腿，已齐腿切断，坐在那里，两眼炯炯，向老者望着，一见老者向上看来，便冷笑道：“好哇！大哥，当真是越老

原 书 缺 页

原 书 缺 页

眼睛，一眨也不眨地瞧着我，竟一阵心软，将她收留了起来。这二十年来，真将她当亲生女儿一样，唉！谁知如今，我在这里已成了名绅，她却来丢我的脸了！唉！”铁拐沈半仙并不知周泰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又悄声道：“大哥，盘门外大足印的事，你可听说了么？咱哥儿俩一生闯荡江湖，鬼怪从未见过，大概又是武林中人，在闹什么虚玄！”

周泰心中一动，也悄声道：“你且靠近些，我讲给你听！”因为那件事苏州合府上下人等，俱当作谈话的资料，而且事情本身，也太以出奇，沈半仙不虞有他，手在椅子上一按，人便凌空而起，落地时铁拐在地上“铮”地一点，周泰道：“二弟，多年不见，武功大进了啊！”沈半仙道：“全仗大哥所赐！那大足印到底是怎么一会事？”

周泰缓缓举起手臂来，一面口中道：“那大脚——”下面一个“印”字还未出口，突然身形暴涨，出手如风，一掌拍出。

那一掌发出之时，与寻常拳法完全不同，他手臂慢慢抬起来的时候，软弱无力，谁都防不到他会出手伤人，倒像是伸个懒腰，以手遮口，去打呵欠一般，然而手臂抬起之后，突然一顿，便疾逾飘风，连手掌都不翻转，径以手臂，向沈半仙肩头拍到。

铁拐沈半仙一心一意只等周泰讲那大脚印的事；做梦也想不到刚才还讲得好好的，此时却又突然翻脸，刚觉出周泰面色有异，已觉得一股极为凌厉的掌法，袭至肩头，

百忙中横起铁拐，一招“拨雾见天”，来格周泰手臂，但周泰既然出手，便志在必得，手臂微缩，便自避过，就势手腕一翻，一掌结结实实，砍在沈半仙左臂之上。沈半仙只觉奇痛彻骨，“克叉”一声，铁拐在地上一抖，向后飞出七八尺去，叫道：“好开山掌！”

周泰见他中了自己一掌，竟还能从容跃开，心中也是吃惊，不敢怠慢，身形一晃，便追了过去，“呼”的又是一掌。周泰外号“金甲力士”，他那掌法，称作“六丁六甲开山掌”，全凭至刚至猛之力发掌伤人，沈半仙手臂又断，痛彻心肺。同时觉得三言两语，又中了周泰之计，心中气愤已极，竟感到眼前一阵发黑，几乎支持不住。但大战当时，说什么也不能倒下，强忍疼痛，“霍”地一声，荡起铁拐来，勉强架了周泰一招，但周泰掌出如风，右掌不中，左掌又至，“蓬”地一声，一掌将沈半仙击得仰天一跤。这一跤看来跌得不轻，沈半仙口角流血，惨笑道：“好大哥！姓沈的到了今天，才算认得你！”

金甲力士周泰面部肌肉扭曲，秃头上红光闪闪，闷哼一声，赶了过去，举腿就踢，沈半仙举手来挡，将周泰的脚用力托住，额头汗珠直流，周泰暗运内劲，用力向下踏去，但沈半仙早年便威震北五省，断腿之后，又下了二十余年苦功，此时受伤虽重，抵挡一阵却还是可以。周泰那一脚经他内力运足，怕不重逾千斤，但一时之间，也难以踏下，只听沈半仙怪笑道：“好哇！好哇！姓沈的今日便归

天了，看你能纵横到几时！”

周泰心中一惊，暗想昔日兄弟如此之多，当年自己行事何等狠毒，铁拐沈半仙既能寻来此处，别人岂不能寻到？双拳难敌四手，自己这二十年来，武功虽没搁下，但难保这二十年的光阴中，原来本领比自己差的，此时不超过自己，看来此处已非善处，梁园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，事完之后，非连夜迁走不可。可惜二十年来苦心经营，那一大片基业，更加上他当作亲生女儿的那个姑娘！

当年，他自从下毒手，独吞了那笔财宝之后，清夜自扪，心中不免内疚，因此将全部心情，都放在那姑娘身上，怎知，怎知今日刚发现黄花闺女竟然腹大便便，就要生育，偏偏又碰到沈半仙寻来。在周泰心中，此时想来，越发以为好人难做。沈半仙见周泰一脚久久未踏下，还当他天良发现，会饶自己一命，正在侥幸之时，周泰真气一转，力骤足心，用力踏下，沈半仙大叫一声，口喷鲜血而亡！

二十年没有杀人，一见鲜血，周泰杀性陡起，一转身抄起熟铜棍，忽然见管家慌慌失失跑来道：“小姐不见了！”

周泰一怔，喝道：“她不是肚痛待产了么？怎能逃走？”这一声大喝，中气充沛，直震得屋面瓦片格格发响，那管家早就发呆了，软成一团，作声不得。周泰大怒，手起一棍，拦腰便砸，管家连一声都未哼出，便自死于非命。

周泰将心一横，暗道横竖此处不能住了，不如打它一个痛快，执起熟铜棍，一招“五花八门”，只听“乒乒乓

兵”，所有古玩玉器，桌椅屏几，全都打成稀烂。

周泰亲手毁去自己二十年经营的基业，眼看又过不成安稳日子，他年已花甲，当年雄心已不复再存，一面打，一面心痛，一眼望见了沈半仙的尸体，一股恶气，全部出在他的身上，足尖一挑，将尸体挑了起来，准备用力向地上摔去、将之摔成肉饼之时，忽听“扑”地一声，自沈半仙怀中，跌下齐齐整整，一个布包来。

沈半仙不修篇幅，随便至极的脾性，乃周泰所深知，此时见这个布包包得如此整齐，不禁心中起疑，他原是个行事狠毒、性格阴险多疑之人，随手将沈半仙扔了，拾起布包，解开一看，见是三本半新不旧的书，书面上几个古字并不认识，翻了一翻，上面文字全部盘虬古怪，无一个识得，刚想随手扔去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不禁呆了一呆，心中一动，又将书小心包了，揣在怀中，舞起熟铜棍，一路从厅堂打了出来，见人就扫，直打得数十百个家丁，叫爷叫娘，无一逃得脱。

周泰回到自己房中，将一只两尺见方的铁箱胡乱用布包了，挑在熟铜棍上，径跑出大门口去。其时积雪尚未化尽，天色又黑，街上泥泞不堪，一个行人也无，周泰刚要大踏步去时，忽然念头一动，又向家中跑去，来到那姑娘的闺房之中，一见果然人去楼空，他不禁喃喃地道：“雪花！雪花！这二十年来，我总算没有亏待你！当年我若不杀你父母，我便要死在你父母手下，唉！恩恩怨怨，直到

如今！”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此时也不禁感慨起来，叹了一口气。

房门口忽然有人接口道：“周大哥快成为酸秀才了！”周泰闻声，大吃一惊，倏地回过头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“呼”地便是一掌，只觉眼前黑影一晃，两条人影疾闪了开来，周泰停睛一看，两人皆只有一条手臂，正是当年为自己所害的弟兄，恶性又发，一声不出，身形一矮，足尖微点，人便“托”地离空三尺，平射出来。那两人好不容易寻到了周泰，再也料不到沈半仙已跑在前面，周泰已有了防备，被他手臂一长，小腿齐为他抓个正着，再双臂一震，两人急叫一声“大哥——”人已直飞出去，撞在墙上，瘫于就地。

周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挑起那口铁箱，大踏步地向外走去，晃着了火折子，到处乱点，刚好天也刮起一阵西北风来，周泰走出不过两条街，火势已然轰轰发发，烧通了屋子，周围人全从好梦中惊醒，拽桶拖钩，齐来救火。周泰头也不回，径自出城去了。那一场火直烧到第二天中午时分，方被救熄，周泰改名换姓，在苏州已是一等一的富绅，他家失火，一个人也未走出，自然又成了奇谭。

雪中大脚印的事刚发生，又加上一等富绅家的大火，苏州人个个口中啧啧称奇。过了两三天，大雪化尽之后，城中突然又多了十几个残废人，个个目露凶光，卖解不像卖解，乞丐不像乞丐，在火烧过的废墟旁来回徘徊不去。

那些人，不是瞎眼，便是断手，但却又力大异常，有几个泼皮想去欺负他们，俱给他们打得个个发昏不已。过不了几天，那群人走了。日子一久，两件事也自然越传越奇，结论乃是天上金甲神放的火，特意留了那么串大脚印，好洗清别人纵火的罪名。以讹传讹，穿凿附会，原是人之情，且表过不提。



单说那日火起之时，火苗高窜，上触汉霄，四周城门，皆可以看到，在阊门外的一个小林子中，这时正有两个纤细的人影，一步一颠地行走着，幸而是夜晚，气候转冷，在日间因融雪而泥泞的小路，现在又重结起了冰，路上便没有那么滑，否则，真不知道这两个女子如何能行进一步。那走在前面的一个，腹大便便，脸容惨白，一面走，一面不断低声呻吟，但又不敢高声，像是怕人知觉，正是刚才躺在牙床上转侧呻吟的那个，也就是金甲力士口中所称的“雪花”。

那后面的一个，手中挽着一个小包裹，正是丫环小桃，火起之后，喧闹之声直达城外，两人不禁停步，一齐回头来看。小桃“啊”地一声，道：“小姐，那起火的地方，看来就像在黄鹂坊啦！莫非老爷生起气来，将屋子都烧了？”女子回过头来，黯然道：“小桃，以后你我不必称什么小姐丫环的了，你就叫我姐姐吧！唉，是我不好，难怪爹生

气。”原来她并不知自己身世，还将金甲力士周泰当作是她亲生父亲，因此想起来，不禁内疚。

小桃半晌不作声，见雪花两眼哭得又红又肿，便劝道：“雪花姐姐，别伤心了，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老爷虽然一时生气，日久总会回心转意的。”雪花经她一提，眼泪下得更急了，道：“就是他昨晚突然走了！怕不是移情别恋……却又造一番话，说什么武林中将有大事，他是峨嵋派掌门人首徒，不能不去参加等等的话来骗我！”小桃也觉无话可说，两人遂又起行，走到半夜时分，朔风呼呼，两人全都冻得上下排牙齿，得得作声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座土地庙，在神龛下胡乱睡了一晚。

第二天早晨，小桃在路上硬搞了一辆马车来，将雪花扶上车去，才免了跋涉之苦。车向西行，傍晚时分，已到了太仓县县城。

长江以南，物产富庶，地方也特别繁华，等闲县城，也相当热闹，那太仓县更是江南的大县，才入城门，小桃掀开帘子一看，便觉不亚于苏州，吩咐在一家较大的旅馆，唤着：“悦宾客店”的门口停了，又将雪花扶了下来。

旅店中人见雪花穿着，分明是大家小姐，但却狼狈异常，不由得暗暗称奇，但却也不敢怠慢，找了一间上房。雪花躺在床上，又不断呻吟。小桃将房门紧紧地关了，解开包袱，打开了首饰箱，箱盖才一掀开，珠光宝气，充满全室，那油灯的光辉，立即淡了下去。

小桃俯首看了一会，道：“小……雪花姐姐，我们身边一点银子也没有，拿点什么去当了它才好！”雪花道：“随你捡吧……哎哟……小桃，你顺便……找个稳婆来，怕……”声音越讲越低微，不住呻吟。小桃顺手在首饰箱处，捡了一支头钗出来，再将箱盖盖好，放在雪花的枕头边。那支头钗，乃是上佳翡翠雕刻出的一只长尾凤凰，凤凰的冠上，还用金丝络着指甲大小，晶莹滚圆的一颗明珠，那翡翠更是通体碧绿，手工也极为细致，小桃因从小便与雪花为伴，那支翠凤头钗，在首饰箱中并不是最好的东西，是以她也不知价值几何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这支头钗，不知可以当得多少银子？”

话刚讲完，忽然听得门外和窗外同时有人叹息之声，小桃一惊，但继而一想，许是雪花叹气，自己听差了也说不定，便自放过。床上的雪花，也未听清楚那两声惊叹，她只听到了小桃的自言自语，便道：“小桃、爹对我说过，那些首饰，全都价值不菲，你尽管开大价好了。我们既要到四川峨嵋山去，一路上总要用钱的。”

小桃应着，便走了出去，经过大堂的时候，又是人人侧目。小桃虽是贫家女儿出身，但三岁头上，便给周泰以重金买了来，侍候雪花。周泰当年在做了那件事后，心中老是感到万分不安，后来下毒手，伤了他自己那么多同党，也为此故，因此对雪花好，他心头便宽一点，连他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缘故。小桃长得也极为美丽，刚才她和雪花一